

翻译技巧指导

黄 龙 著

A GUIDE
TO
**TRANSLATION
TECHNIQUE**

辽宁人民出版社

翻 译 技 巧 指 导

黄 龙 著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翻译技巧指导

Fanyi Jiqiao Zhidao

黄 龙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23,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 印张: 21 $\frac{3}{4}$ 插页: 2

印数: 1—7,2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佳

封面设计: 项宇铮

统一书号: 7090·345

定价: 3.85 元

前　　言

为了帮助翻译工作人员提高翻译能力，掌握翻译技巧，加速培养大量专业和业余翻译人员，以适应我国当前对外开放新形势下翻译工作发展的需要，我们决定出版《翻译技巧指导》。

本书共分十七章。分别列出各类词汇、各类从句和长句的译法；各类句型结构的译法；成语、俚语，以及文学用语、科技用语、书信用语、书报标题用语的译法，涉及范围较广，内容比较全面。

翻译技巧的论述，作者通过大量的英汉、汉英译例对比，根据句型结构和语法结构以及两种语言表达方法对比等各种形式，提出多种翻译方法，如长句翻译法提出二十余种，成语的译法提出十种，词汇的译法提出三十多种。除传统方法外，作者提出许多经过长期翻译实践总结出的新方法，颇有独到见解，可供读者借鉴。

本书可供大专院校师生、英语翻译人员以及业余爱好者使用。

1984年12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词汇的翻译	9
第一节 词汇的译法.....	10
第二节 词汇翻译的典型错误.....	96
第二章 同义词、多义词、强意词、语气词的 译法及选词法	108
第一节 同义词、多义词、强意词的译法	108
第二节 语气词的译法	127
第三节 翻译中的选词法	140
第三章 成语的翻译	162
第一节 英语成语汉译法	162
第二节 汉语成语英译法	177
第三节 成语翻译的典型错误	186
第四章 定语、定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的翻译	189
第一节 定语的译法	190
第二节 限制性定语从句的译法	192
第三节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译法	198
第四节 同位语从句的译法	203
第五章 长句的翻译	205
第一节 英语长句汉译法	205
第二节 汉语长句英译法	236
第六章 被动结构的翻译	247
第一节 英语被动结构的汉译法	248
第二节 汉语被动结构的英译法	258

第七章 否定结构的翻译	272
第一节 否定结构的主要表现形式	272
第二节 强调否定的译法	274
第三节 条件否定的译法	280
第四节 双重否定和多重否定的译法	283
第五节 含蓄否定的译法	288
第八章 条件结构和让步结构的翻译	292
第一节 “if”条件结构的译法	292
第二节 其他条件结构的译法	297
第三节 让步结构的译法	304
第九章 比较结构的翻译	307
第一节 强化语势的比较	308
第二节 递增级和递减级	312
第三节 否定性质的比较	317
第四节 选择性比较和限制性比较	321
第五节 比较级	325
第六节 数的比较	334
第七节 英语比较结构翻译的典型错误	338
第十章 翻译中的词序问题	344
第一节 英汉词序的比较和翻译	345
第二节 倒装句的译法	375
第十一章 翻译中的词性转化	389
第一节 英汉词性转化的比较	389
第二节 英译汉的词性转化	391
第三节 汉译英的词性转化	412
第十二章 扩译和省译	419
第一节 英译汉的扩译和省译	419
第二节 汉译英的扩译和省译	446
第十三章 僥语的翻译	459

第一节	根据词音、词义、词的结构及语法现象翻译	461
第二节	根据人名、地点及自然界景物的特点翻译	466
第三节	根据动作的情状、结果以及主客体的关系翻译	469
第四节	根据形状、形象或象征意义翻译	474
第五节	根据机体与官能的关系翻译	479
第六节	根据内在联系及含蓄意义翻译	481
第七节	根据约定俗成、风俗习惯翻译	485
第八节	根据内部属性及外部特征翻译	490
第九节	根据感情因素翻译	494
第十节	根据外来语翻译	495
第十四章	应用语的翻译	498
第一节	函电应用语的译法	498
第二节	交游应用语的译法	515
第三节	计算应用语的译法	518
第四节	企业应用语的译法	521
第五节	证书应用语的译法	529
第六节	教育应用语的译法	533
第七节	法律应用语的译法	549
第八节	牌示应用语的译法	552
第十五章	书名的翻译	556
第一节	英语书名汉译	557
第二节	汉语书名英译	573
第十六章	文学语言的翻译	590
第一节	双关语的译法	591
第二节	拟人法	607
第三节	对偶的译法	614

第四节	夸张法	615
第五节	委婉法、重述法、渐层法、渐降法和 讽刺语的译法	618
第六节	代喻法	623
第七节	提喻法	625
第八节	明喻法	630
第九节	暗喻法	634
第十节	补足法、升华法和数字化法	639
第十七章	新科技用语的翻译	643
第一节	科技新词的译法	643
第二节	最新科技词组的特征及其译法	665
第三节	最新科技句型的特征及其译法	670

绪 论

翻译既是艺术，又是科学。之所以是艺术，是由于它并非机械的摹仿而是精心的再创作；之所以是科学，是由于它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资遵循。

约瑟·莫里森(Joseph Morrison)在其《翻译的艺术观》一书中强调指出：“翻译艺术集中表现在风格方面，译出原文风格是构成翻译艺术的最基本的要素。”

恩格斯建议将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书译成德语，同时又说：“但是翻译匠可别着手翻译这本书！卡莱尔是用特殊风格的英语写成的。如果翻译者没有彻底了解英语，不懂得他对英国人生活所做的各种暗示，就会造成极可笑的错误。”这段话如犀利之刃，切中要害，确是警句箴言，发人深省！

顾名思义，“翻译匠‘就是’追着代表团跑……”式的人物。马克思在校阅里萨格里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的译本时，发现库尔兹把“des intriguants bourgeois qui couraient après la députation”（追求议席的资产阶级阴谋家们）译成“追着代表团跑的……”。马克思批评译者说：“即使是小学生恐怕也不会译得比这更糟。”

凡属诗文均有其独特的风格。李白之诗豪放，超逸不群；杜甫之诗谨严，工于格律；莎翁之诗多情善喻，音乐感强；拜伦之诗，慷慨悲歌，韵调激越。总之，诗文各有风格，而风格又是有阶级性的，不能离开阶级观点而孤立地去谈艺术风格。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翻译语言的风格问题。恩格斯于一八八四年二月五日给伯恩斯坦的信中，对其翻译的马克思著作的法译本作了如下的评论：“在第一页上，你力求忠实而准确

地表达原意，但是你有些忽视了风格……。而我很想在译文中表达出马克思所特有的，但在你是不习惯的那种风格，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译文中许多地方做了修改的缘故。”由此可见，翻译不仅要“忠实”“准确”，而且还要译出“特有的风格”。那么，马克思“特有的风格”是什么呢？恩格斯在《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一文中对译者布罗德豪斯（Broadhouse）进行了批评，指出：“在我们现代的作家中，马克思是具有最有力、最简练的风格的”。这是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是彻底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风格。马克思著作充满了辩证法，逻辑性强，论理性强。他用简练有力的语言阐明深刻的革命道理。他利用语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把它当作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宣传真理的武器。这和封建文人的舞文弄墨，有闲阶级的逸谈清议，资产阶级学者的弄玄说教，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因此，两者的风格也有天渊之别，霄壤之殊。恩格斯在给伯恩斯坦的同一信中又说：“要用同样的风格来表达马克思的著作……。”“强有力的德文，应该用强有力的英文表达出来，需要利用语汇的精华，要创造新的英文术语来翻译新创造的德文术语”。但是，象布罗德豪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是不可能译出马克思的语言风格的，因为风格与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正是怀着要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理想，才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写下《资本论》这一不朽的巨著。布罗德豪斯却没有这种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他没有受过剥削和压迫之苦，也不象工人阶级那样对“血汗制”（sweating system）感到有切肤之痛，因而也不会用无产阶级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他甚至信奉“剥削有理”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条，与作者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对作品的观点没有共鸣与同感，从而与马克思也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更谈不上译出马克思语言的独特风格。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指出：“阶级影响到语言，把本阶级专门的词语加入语言中去，

有时对同一词语作不同的理解，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布罗德豪斯用资产阶级眼光来理解和翻译无产阶级的经典著作，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极可笑的错误。”难怪恩格斯认为布罗德豪斯“与能够翻译马克思著作的人毫不相干”了。

著名的翻译家罗伯特·弗洛利 (Robert Florey)在其《翻译的艺术》一书中说：“只有演员和剧中人物双方思想感情融合时，才能演出个性、风格和精神世界。同样，只有译者和作者双方思想感情融为一体时，译文与原文才能风格一致，进入化境。”风格与人格是一致的。正如西谚所云：“The style is the man.”与我国古语“文如其人”，不谋而合。因此，翻译前必须了解作者的精神与人格。但精神与人格寓于词内，而不形于词外；思想感情也只洋溢于字里行间，而不露于词表。要想抓住作者的感情，透视其精神活动，如实译出原文的风貌，必须经过判断、推理、演绎、归纳、抽象、升华等一系列再创作的过程。这就要求有高度的艺术，决非翻译匠所能胜任。

最近发明了一种自动电脑翻译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格化的翻译匠吧。它的确能够翻译一些自然科学书籍，而且效率很高，但是它能译出莎氏的“To be or not to be”吗？能够译出毛主席的“云横九派浮黄鹤”(Over across nine tributaries fleet the clouds buoying up cranes)吗？陈毅的名诗《青松》(The Green Pine)，众口交誉，其原文是：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The green pine overwhelmed with heavy snowfall
Towers erect without giving way.
His lofty integrity remains unknown to all
Till the snow thaws away.)

该诗言简意赅，文情相生。机器人能够参透其中幽微，译出这

样的“传神之笔”吗？电脑能在一分钟之内译出原作的文字、感情、风格和神韵吗？同样，电脑化的翻译匠也是看不出、译不出人们的思想感情的。

恩格斯不仅熟悉德文、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古代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且对语言学还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写了《弗兰克方言》一书，并翻译过傅立叶、普希金等人的作品。应该说他在语言和翻译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诣。但他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曾于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正在进行翻译工作，这比我相信的难得多。”鲁迅的译著达五百余万字。仅就翻译而言，就有二百九十万字，其中包括苏、日、西、芬、荷、匈、奥等国的文学作品。应该说，他在翻译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巧。但他却说：“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对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鲁迅全集》4卷147页）恩格斯认为翻译“难”，鲁迅认为翻译“不容易”，究竟“难”在那里？难道他们的外语水平不高，对原文理解不深？否。难道他们的本国语言修养不深，难于表达原文的意思？否。难就难在不易译出风格、神韵和感情色彩。对恩格斯、鲁迅来说，尚且是难事；对翻译匠和机器人来说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翻译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而是高级的思维活动。原文是表现，翻译是再现。再现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就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艺术。

为什么说翻译又是科学？托马斯·罗德尼(Thomas Rodney)在其所著《翻译：艺术或科学？》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他说：“翻译是科学。译文的语言现象和物理现象、化学现象一样都受着一定法则的支配。翻译法则包括一些科学手段，如扩译、省译、词性转化、词义引伸、爱憎褒贬、同义选择、词序移位、正译反译、顺译逆译、拆译合译等，构

成了翻译科学的要素。”这些翻译的法则是通过长期翻译实践总结出来的规律。

翻译有其悠久的历史，不能离开历史而谈翻译的科学化过程。

我国翻译史已历二千年之久，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后汉僧人与外国僧侣合作，采用了硬译死译的方式翻译佛经。三国时吴支谦首倡“自由式”的意译，强调修辞典雅，词藻华丽，用纯粹的汉语翻译佛经，尽量使译文不带外语色彩。鸠摩罗什用同样的译法翻译了《金刚经》和《法华经》。

唐玄奘的翻译态度谨严，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他不赞成鸠摩罗什的译法，反对使用华丽的骈文而代之以唐代的语体文。他创造了许多有用的翻译手段如音译（“五不翻”）、加词、减词、合并、转义和颠倒词序等。宋朝对翻译提出了“八备”的要求，并在翻译程序方面分成口宣、证义、证文、书字、草受、缀文、参译、刊定和润文等九个步骤。元朝在译文文体方面进行了一次大革命，一律使用白话，甚至夹杂一些俗语。但是到了清末，严复又提倡译文要典“雅”。“五四”运动以后，又一度偏于使用“欧化”语言。当时在直译意译问题上，争论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挺身而出，提出了“信”“顺”统一的翻译原则。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翻译工作者遵循“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从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出发，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把我国古代翻译的文献当作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综合整理；对已占有的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存优汰劣，经过一番改造的功夫使之上升到理性阶段，成为规律性的科学知识，以此指导翻译实践。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翻译理论，使翻译逐步科学化。联合国资料翻译机构集中广大翻译工作者的意见，拟议了一些翻译原则和标准，许多大学开设了翻译专业课，翻译界展开了学术讨论和争鸣，百花争妍，万卉斗芳，果实累累，形势喜人。

就世界翻译史而言，有以下几项较大的翻译活动：

1. 我国汉唐时代翻译佛经。2. 中世纪阿拉伯人与欧洲人翻译希腊哲学和科学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天论》、《论灵魂》等。马修斯(Matthews)等人翻译基督教《圣经》，亦为宗教界的重大翻译活动。3. 近代欧洲各国之间的学术著作的互译。如意大利伽里略(Galileo)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英国牛顿(Newton)的《光学》等均有不同文字的译本。4. 现代东方各国翻译西方的作品。特别是日本为了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翻译欧美科学文献，不遗余力。在上述长期的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起初普遍采用的译法是逐字逐句的、词序不变的、机械式的译法，把著名的荷马史诗译成了无韵的散文诗。后来又任意取舍，自由解释，脱离原文，甚至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歪曲了基督教的教义。直到近代翻译科学书籍，才特别重视译文的准确性，因而翻译科学化的问题，便成为科学家和翻译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吸收教训，总结经验，提出了一些翻译的规律和方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翻译的科学化提供了物质条件。翻译家们利用电脑进行翻译，促进了翻译的现代化和科学化。

总之，无论从我国翻译史或世界翻译史来看，翻译的科学化有其长期演变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翻译工作科学化的要求也愈为迫切，翻译科学化的进程也愈迅速。事实上翻译科学化是翻译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有许多正视现实的学者已经确认翻译科学化这一客观事实。有一派资产阶级语言学家认为翻译是语言科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把翻译纳入语言学的范畴之内。本·奥尔登(Ben Alden)在其《语言学的范围》一书中指出：“翻译是语言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伴随着语言学进入了科学

领域。它不受译者意志的支配，却严格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即成文语法或习惯语法的规则。”实际上这是从语言科学中的语法学的观点来看待翻译的。他认为应该根据语法规则来进行翻译，使翻译从属于语法，从而否定了翻译本身有其特殊的规则性；但对翻译已经科学化这一事实，则充分予以肯定。另一派西方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翻译手段属于修辞学的范畴之内。菲利普·廷德尔(Philip Tyndall)在其《从修辞学的观点看翻译手段》一书中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说，修辞规则就是翻译手段，而且是重要的翻译手段。翻译的职能就在于用科学的方法来反映言外之意、字里行间的暗示和文字背后的心理活动。只有形象语言才能表达特殊风格和微妙的曲意。这就是翻译者为什么老是乞灵于修辞法术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廷德尔在强调修辞学的功能的同时，又提到了翻译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表达人们内心的活动；显然，他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艺术而必须科学化。

以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为代表的折衷派则认为：“利用语法规则为翻译服务是翻译的低级形式，运用修辞手段为翻译服务是翻译的高级形式。在翻译科学中，这两种形式缺一不可。”劳伦斯明确地提出了“翻译科学”这一字眼，认为语法与修辞是为翻译服务的，它们都处于从属的地位。埃德蒙·诺曼(Edmund Norman)在其《电脑在翻译上的应用》一书中则称“翻译是一项新兴的科学。”从最近的趋势来看，东西方学者大都倾向于认为翻译已经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科学。诺曼就是其中之一。翻译与语法、修辞有关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有其完整的体系（包括翻译的定义、性质、目的、任务、方法等），如果把它列入语言学、修辞学的范畴之内，实属欠妥。在东西方许多著名大学均已开设翻译学课，把该课当作独立学科来讲授。当然，翻译学尚处于发轫阶段，在理论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在实践方

面也需要精益求精，改进方法和技巧，使之更加成熟，臻于完善。

第一章 词汇的翻译

英谚说：“No brick, no construction; no word, no composition”（“无砖不成房，无词不成章”）。这句话确是至理名言。它说明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本材料，没有词汇，就没有语言。词汇和语法、修辞之间的关系，正如皮和毛之间的关系一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许多翻译学家侈谈翻译理论而忘却最根本的一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翻译万卷，始于一词。为此，特辟专章介绍词汇的译法。

由于词汇涉及的面很广，本章内容亦较复杂，包括一般词汇、科技词汇、商业词汇、人名地名、古语俚语、美国英语等的翻译原则。同义词、多义词、强意词等的译法及选词法本应列入本章范围之内，但因分量过重，只好把它们综合在一起，纳入另一专章。为了避免或减少语汇的讹译，又向读者引述了大量的典型的错误译例，以发深省，引为戒鉴。

兹以“cousin”一词为例，该词的本义是：

1. 本姓——堂兄弟、堂兄妹
2. 异姓——表兄弟、表兄妹
3. 男性——堂兄弟、表兄弟
4. 女性——堂姊妹、表姊妹
5. 国王对贵族的敬称——卿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对语言来说，也不能例外。“cousin”这个词就包含着本姓和异姓、男性和女性这两个对立面。恩格斯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